

全面财富观视野中的社会公平正义

贺善侃

摘 要: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财富的本性不在于单纯的人的对象物, 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衡量财富发展的重要尺度也不仅仅在于“客体即财物”, 而主要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在马克思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 人们不再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 而是追求多方面需求的满足, 闲暇也成为一种财富。然而, 在私有制下, 财富的概念被狭隘地扭曲了, 它被等同于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 更多地反映了对财产的占有。片面财富观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私有制是社会不公的最终根源, 而私有制的产生与“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有着密切联系。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片面财富观”依然会存在并长期作祟, 社会不公现象的滥觞大都与此相关联。确立全面财富观, 是实现社会文明协调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人的主体性; 片面财富观; 全面财富观; 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9)04-0001-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4.001

财富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这么说, 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争斗乃至战争, 多多少少与财富的分配、多寡、公正与否相关联。如何看待财富、如何分配财富、如何支配财富, 这绝不是小事, 而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大事。当今,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的提升, 人类创造的财富日益丰富多样。而越是这样, 支配财富、分配财富的问题也日趋凸显, 财富观的问题也日益重要。本文将从确立正确的财富观入手, 探讨财富观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

一、全面财富观: 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基本原则

谈到“财富”两个字, 人们往往联想起来的是“金银财宝”、“家产万贯”之类。其实,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财富并不简单等同于有形的物质财富, 也不等同于拥有的资产。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财富观, 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其一, 财富的本性不在于单纯的人的对象物, 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换言之, 财富是人以对象物(财物)为手段而达到人自身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 财富看似是外在于人(主体)的客体即对象物(也就是人们直接见到的财物), 实质上却离不开人(主体)的尺度(这却是人们最容易忽略不计的); 人类创造财富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 马克思财富观表达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重要思想: 财富是人的主体性与人的对象性的统一, 是人通过劳动而获得的对象化确证和主体性发挥。这就是说, 财富是被确证了的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应用特定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产物或说财物背后所隐藏

作者简介: 贺善侃,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51)

着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自身才能的施展程度。一言以蔽之,财富以物的形式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状况。在此,财富是人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即人的全面发展,“手段”即财物的创造。因此,就财富的本性而言,不应单纯地从“物的角度”即作为人的对象物的角度对财富作界定,而应着眼于人的主体性来界定。财富应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如何看待财富的本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把财富仅仅视为外在于主体(人)的与主体对立的客体,即把财富仅仅视为单纯的“物”的认识误区。

其二,既然财富的本性在于主客体统一,衡量财富发展的重要尺度也不仅仅在于“客体即财物”;而主要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

人们一直习惯于以拥有财物的多少来衡量财富,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既然我们已经说过,财富的本性是主客体的统一,所以,衡量财富的尺度当然也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而且主要在于主体的状况。之所以如此,是由财富的本性决定的。如上所述,财富是人以对象物(财物)为手段而达到人自身的发展。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发展程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财富发展程度的尺度,而且应该是一个主要尺度。而人既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是这三者合为一体的“整体存在物”。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必然表现为自然、社会、精神等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即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8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导致人的本质异化、扭曲的不正常现象,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1](P85)},以致我们把人自身仅仅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直接占有者。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仅仅局限于“被我们吃、喝、穿、住”的东西;局限于我有多少钱,有多少私有财产(即物质财富)。人成了“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者,成了物质财富的奴隶。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现象必须扬弃。而扬弃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的共产主义社会,恰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这里所说的“自由发展”的人即是全面发展的人。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与“财富充分涌流”具有同等的意义。

其三,财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不可忽视,人本身也是财富的一种特殊形式。

如上所述,财富是人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即人的全面发展,“手段”即财物的创造。发展财富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自身。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财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表示过人的体力和智力也是一种财富的思想,有“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3](P22)}之类的阐述。这种特殊形式的财富往往表现为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或“文化财富”、“精神财富”。

除此以外,人类劳动之余的闲暇时间也可以成为一种财富。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闲暇”。可以说,这一天才的设想与马克思的财富观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吻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当然,同样也应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而对闲暇时间的享有同样是劳动者对财富享有的一种方式。这是因为对劳动者的补偿除了公平的物质财富分配、精神财富享受外,最好的补偿是减少劳动的时间、强度、压力。马克思设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消除旧式劳动分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创造条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将使人越来越接近于自由全面发展,劳动将不是劳动者迫于生存需要而从事的无奈之举,而是可以根据劳动者自己的爱好而从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私有制下的异化的劳动将转变为自主的劳动。此时,人们不再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而是追求多方面需求的满足,在此时,闲暇也将成为一种财富。

二、片面财富观：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

然而，在私有制下，财富的概念被狭隘地扭曲了，它被等同于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更多地反映了对财产的占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更是成了财富的象征。对金钱的追逐使人异化成为了金钱的奴隶。片面的财富观成了“货币拜物教”的根源。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把财富等同于物质财富的片面财富观依然有很大的市场。

片面财富观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纵观人类历史，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既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又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开端。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结束了原始社会中那种天然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财富极为不足的基础之上的财富平均分配方式，而开启了少数富人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大多数劳动者一贫如洗的极为不公的财富分配形式。而且这种极为不公的财富分配形式，一直延续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对立社会中。可以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形成并巩固、发展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制度的深厚土壤。

私有制既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土壤，也是形成“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的土壤。私有制与“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是一对“孪生兄弟”。私有制的产生为少数人的“为己致富”创造了可能条件，催生了“物欲”的极度扩张，从而强化了“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反过来，作为导致巨额财富垄断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张的“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又为巩固、强化私有制提供了舆论上的便利。毋庸置疑，私有制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最终根源。

按照这一逻辑推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贫富不均、让少数“为富不仁”的人得益的分配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就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扫清了障碍，创造了社会必要条件。可历史实践证明，逻辑不等于现实，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充满曲折而并非一帆风顺的。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了剥削制度存在的土壤后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财富的垄断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不会自行终止的。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人类刚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不会一下子达到理想境界、社会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尽善尽美、社会财富不可能一下子充分涌流；反之，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伴随着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少数人“为富不仁”以及社会各阶层间“贫富不均”的土壤也不可能一下子铲除干净。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同各种阻碍社会发展的观念、意识必然会处处作祟一样，“片面财富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也必然不甘心销声匿迹。它必然会不断侵蚀人们的灵魂，毒害社会的机体。

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30%。中国的社会财富积累达到空前高度。

瑞信研究院提交的 2017 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财富总数位居全球第二，达 29 万亿美元，落后于美国的 93.6 万亿美元，超日本的 23.6 万亿美元。报告指出，2000 年起，中国家庭财富每年增长 12.5%，相当于过去 17 年增长了六倍。在世界 11 亿中产阶层（财富介于 10 000 美元至 100 000 美元），中国所占比例由 2000 年的 12.5% 提升到 2017 年的 35%。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达 200 万，约相当于全球总数的 5%，坐拥 9.8 万亿美元，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及法国之后，中国百万富翁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全球排行第五位。

然而，巨额的社会物质财富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关于这点，许多历史教训依然历历在目。例如，在 20 世纪的 60—70 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曾一度超

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可谓经济起飞神速,社会物质财富也迅速增长。但在经济起飞、财富增长的另一面,却是社会两极分化、农民极度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的另一番景象。全国 1.3 亿人口中有 7 000 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巴西前总统只能无奈地表示:“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4](P32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纯的财富增长代替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不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自然而然地实现。

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种因素的“单打独斗”都不足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而任何一个因素的发展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其变化发展必须通过人的积极干预,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如果以为只要单方面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无需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下功夫,迎来的只能是社会的畸形发展。例如,刚才说到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不公”现象,尽管与阶级对立的社会剥削制度相比只是局部性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制度要求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合法”的、遭众人唾弃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任其泛滥,不加以制止,就会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造成极大冲击,局部性的问题就有可能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健全、巩固完善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并加强对国民的财富观教育。对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不恰当地拉大、社会财富不恰当地被少数人控制、垄断等现象,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防范;而在财富观教育中,正面宣传、普及“全面财富观”,使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让“为己致富”的片面财富观得到全社会谴责,形成对其“人人喊打”的局面,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全面财富观的全民教育中,尤其要注意引导先富起来的阶层正确地对待财富。要引导富有阶层人士将财富反馈、奉献社会,造福于人民、为社会谋福利。这将极大地起到示范作用,缓解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利于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重要举措。反之,如若只顾不择手段地扩张自身财富,一味“巧取豪夺”,不惜损耗、剥夺社会财富,其结果必然是极大地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为有效地阻止社会不公现象的泛滥,最大力度地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有必要在全社会深入宣传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牢固确立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同富裕目标,让奉献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待劳动的尊重感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同时加紧建立健全一整套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法律并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以形成良好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运行机制。

三、确立全面社会财富目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依据马克思主义全面财富观,我们应把社会财富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社会财富与自然财富的统一。这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财富观。确立全面社会财富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第一,确立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相统一的全面财富观,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条件。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相适应,物质财富与精神财

富也是两种紧密相联的财富形式。因此，全面财富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既要把有形的物质财富即财产视为财富，又不可忽视无形的精神财富，不能把精神财富排斥在财富的“大家庭”外。无视精神财富、只重视物质财富的观点是片面财富观的主要表现。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不是否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蔑视物质财富而空谈精神财富也同样是片面财富观的表现。

从广义上理解，精神财富涵盖了一切形式的精神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是相对独立于物质财富的精神产品，如音像资料、书籍、计算机软件等；有些是渗透于物质财富中的精神文化、科技因素，如知识产权、产品品牌以及产品的科技含量、产品设计等；还有些则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意识形态，如道德观念、科学精神、理想信念等。

为确立全面财富观，我们尤其要克服只重视物质财富而轻视甚至贬低精神财富的观点。诸如，只重视物质生产、轻精神生产；只重视物权、硬件而轻知识产权、软件；只重视资源开发、轻技术开发；概言之，只重硬实力而轻软实力。不根本转变这些片面的财富观，必然难以妥善处理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难以走出片面财富观的认识误区，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

在诸种精神财富中，我们尤其要重视渗透在社会生产中的精神力量。诸如，积极奋进的理想信念、向上向善的道德风貌、崇尚诚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以及健康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等，这些无不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可贵精神财富，也是任何物质财富所不可比拟的无价之宝。社会的公平正义无疑离不开健康观念文化的培育。

所有这些精神财富看似无形的、“虚”的，好像无关紧要的，实质上却是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任何物质财富的创造都要受到精神因素，尤其是道德力量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道德上得到社会认同的产品或者服务，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经济上的认同。市场上的毒品交易、企业中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等貌似“创造财富”的经济行为之所以得不到社会认同，为人们所不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与基本的道德准则相违背；可以说，这是一种“不道德劳动”。可见，经济与道德不可分离，物质财富的创造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企业的竞争力是经济力与道德力的统一。正因为如此，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撰写了《国富论》的同时，还写下了不朽的《道德情操论》，告知人们在追求“国富”的同时不要忘了培育“道德情操”。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可以说，社会经济越是发展，两者的关联度越是密切。

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物质财富与道德因素的内在统一。一部人类的历史，既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经济增长史；也是社会道德不断进步的文明发展史。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财富的增长，推动着社会道德的进步。这是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P435)}。社会经济（物质财富）与道德（精神财富）的协调发展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条重要标准。

诚然，物质财富与道德因素的内在统一只是一种历史大逻辑、大趋势，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与道德进步的不一致却是经常发生的。恩格斯曾经描述过，在人类刚步入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时，经济发展与道德退步之间异常尖锐的矛盾就立刻充分显示出来。社会上一些人为了积累物质财富，不惜通过“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最卑鄙的手段”来求得满足“最卑下的利益”，以致“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6](P78)}，亦即，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道德却在某种程度上退步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时常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与道德进步的不一致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但“片面财富观”所导致的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世界）中，货币、财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成为人们致富欲求的唯一对象。在一切都是为了追逐资本、追逐财富（财物）的社会中，一切人际系统统统变成了金钱关系即

财富（财物）关系，金钱、财富（财物）成为最高的“善”，成为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成了普遍真理。当今我国道德建设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不同这种扭曲的财富观有关。因而，在追求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一定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倡导以遵守社会公德为底线的“道德劳动”，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命线。

第二，确立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相统一的全面财富观，推进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又一重要条件。

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解放和自由实现程度的标志。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解放程度和自由实现程度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同时提高的，社会每向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实现程度也同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人类解放和自由程度的标志主要就是政治文明，具体体现为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民正当权益的保障程度，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范程度以及政治制度的合理程度和政治理念的现代化水平等。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文明尺度。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同样不可分离。可以说，政治文明的成果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而这笔政治财富的直接体现就是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宗旨就在于让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全社会拥有，亦即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平正义地享有社会财富，杜绝少数特权阶层把社会财富占为己有、独享社会财富的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正当途径。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关键。

首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是推进社会经济公平正义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要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二要为社会公平寻求社会保障机制。诸如，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平等获取报酬的权利；平等享有社会公共产品的权利等。要创造一个人人都有机会享有社会改革成果，人人都能成为“追梦人”、“逐梦人”，人人能够“出彩”的公平竞争的机会。无疑，只有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障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

其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社会经济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总目标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我国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迫切需要来自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支撑、保障。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并建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进程，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强化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法治保障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政治领域民主程度的要求必然呼之欲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虽然经济发展未必能促成民主，但经济的长足进步势必为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拥有一定程度的生产、交换和贸易自由；而且，只有这种自由、平等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以后，市场经济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这一事实说明，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样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翼”，不可偏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程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而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均在于完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确保社会财富能在社会各阶层、处于各种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间最大程度地、尽可能地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以达到共同富裕、各得其所，人人均有“获得感”。

再次，确立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与自然财富相统一的全面财富观，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物质财富和自然财富具有天然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源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马克思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明确地表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同自然界相联系。不仅人的物质生活离不开自然界，即需要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因此，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时，必须注意保护自然财富。

一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能过度地掠夺自然，不能为了追逐物质财富而不惜损耗自然财富，这样无疑是“竭泽而渔”，以致从根本上断了社会财富的“根源”。

二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要遵循自然规律。大自然走着自己的路，不会自动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只有通过利用、改造自然才能把自然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自然财富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自然条件和必要前提。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造福于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人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自然财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社会财富，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主观随意的。有限的自然财富和无限的人类需求之间必然构成一对矛盾。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的原则就在于遵循自然规律。

三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必须找到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协调统一的最佳结合点，也就是找到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最佳结合点。自然生产力是蕴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巨大生产能力。但自然生产力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旦人类过度地开发自然，致使自然生态系统失去恢复和调节能力，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损害自然生产力。而人们又不能不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既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财富，同时又不超越自然生产力所能承受的度，达到社会财富与自然财富的高度统一。

达到物质财富和自然财富协调统一的最好途径是奉行绿色发展的生态生产力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P230)。“绿水青山”意味着优美的人居环境、干净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金山银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习近平“两山”思想体现了保护自然生产力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前提的理念。这是维护代际公平、坚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之，确立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社会财富与自然财富相统一为总要求的全面财富观，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4] [美] 塞缪尔·亨廷顿, 等. 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Social Justice under Overall Wealth Outlook

HE Shan-k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ist Philosophy, wealth is not only human's objective essence, but also human's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 developing. We can judge wealth development not only by "object/wealth", but also by reviewing human's overal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y' in which everybody's free development is presupposition of all people's free development, people pursue many-sided needs, not material wealth only. In the 'Unity', leisure is a kind of wealth, too. But under the private ownership, the concept of 'wealth' has been distorted unilaterally. Wealth has been regarded as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ubsistence, one's own property. Unilateral wealth outlook and social justice cannot see eye to eye. Private ownership is the origin of social unfairness. Meanwhile, unilateral wealth outlook of "making oneself rich" has causality with private ownership. Eve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it is possible that unilateral wealth outlook which causes social unfairness is spreading continuously. To establish overall wealth outlook and realize coordinate growth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social justice.

Key words: human subjectivity; unilateral wealth outlook; overall wealth outlook; social justice

(责任编辑 孙 洁)

本刊编辑参加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北大论坛

2019年6月22日,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北大论坛(北马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开幕。北马论坛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论坛,旨在为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博士生提供具有学术理论深度和时代感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次论坛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下设十个分论坛,覆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此次论坛是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学术盛会,共有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130余人,博士生110余人,学术期刊20余家,发言人数达270余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孙洁担任第二分论坛“《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持人,通过本次论坛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积极向名家约稿,并对刊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栏目进行了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